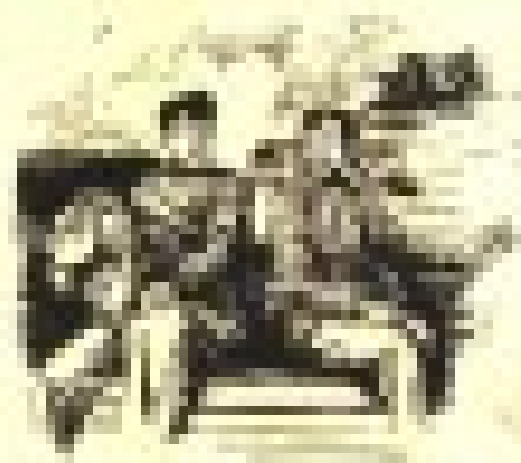




同路

陈鑑堯 著

重慶人民出版社



同路

——

——

同 路

陈 璽 堯 著
杜 琦 插圖

重慶人民出版社

同 路

陈 鑑 堯 著
杜 琦 插圖

*

重 慶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(重慶李子壩建設新村91号)

重慶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1号
重 慶 市 印 制 公 司 印 刷
新 華 書 店 重 慶 發 行 所 發 行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張2 $\frac{1}{2}$ 字数56千
1957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印数1—2,700

統一書号:10114·196

定价: (6) 0.24元

目 錄

北京归來.....	(1)
突击隊員之間.....	(12)
紅旗日日高.....	(21)
同路.....	(31)
工地上的故事.....	(40)
鉄炮杆.....	(55)
好徒弟.....	(61)
架工的心.....	(69)

北 京 归 來

創造最高砌磚紀錄的王高，將從北京回來了，夜里打電話到了工地，說乘的是下午三點鐘到達個舊的那班列車。恰好這天是星期日，所以人們就商量着去迎接。工会的委員們，打着鑼鼓；小學校的孩子們，捧着馬蘭花和丁香花；連工地主任李富民，也抱着三歲孩子小兵，逗樂着往車站去了。不用說，王高最好的朋友唐成，早就擠在人羣里了。唐成雖是個二十多歲的小伙子，卻象上了年紀的人一樣沉着冷靜，平日難得去看熱鬧場合的。今天，恐怕是王高開了先進生產者會議回來的原故吧！他收拾得整整齐齊，穿的那套有褶痕的藍布中山裝，還散發着久藏在木箱里的香氣哩！又特地向他的小女孩討了一束鮮花，那束花里，有紫紅紫紅的紫羅蘭，有粉紅的丁香花，有淡紫色的馬蘭花，因此，站在他旁邊的一個滿臉雀斑的小伙子，就向他擠了擠眼，打趣地說：“你看，多大一股親熱勁兒，當真是好朋友呵！”唐成不好意思起來，忙將花挪到腋下。

聽見汽笛“嗚”的長叫了一聲以後，跟着就看見火車頭轉過山頭，當火車頭在人們面前慢騰騰的轉動的時候，歡呼聲就開始沸騰了，都朝第三號車廂擠去，向車門口一個高個子揮着

手。那高个子就是王高，唐成踮起脚尖，看見王高穿着一件在家里不曾見过的，有点发亮的白襯衣；那原來又黑又瘦的臉，長得稍为白胖了一点；还是那副容易激动的神气，滿臉堆着笑，不住的揮手向月台上的人們答礼。車停了以后，唐成朝里面挤去，隔几个人，就看見王高合不攏嘴的笑着，接受了少先队員的献花。于是，他喊道：“王高，王高，”王高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唐成忙举起花，正想說点什么，但王高已扭轉头去，和李主任握手談笑了。因为人多，挤不到王高的身边，他只好喊了几声，王高却沒回头，只听見王高在說什么“老李老李”的。忽然，一个人拍了唐成的肩膀一下，說：“人家正在風头上啦，眼睛早搬到額角上去了，連李主任都是老李老李的，还能看得見你嗎？”唐成一回头，見是那个臉上有雀斑的小伙子，不禁臉上發熱起來，不自然的說：“这陣他忙，沒來得及打招呼呢！”一边就偷偷地將花塞進衣袋里，眯个空离开了人羣。

唐成每遇到了什么事，总要退几步想的，所以，这时候，他对自己說：“他不会变的，我們的友誼，是在工作中建立起來的呀！”

二

那天，就是王高从北京回來以后上班的头一天，下班的时候，現場上的人們，都开始往回走了。唐成还捏着黑橡皮水管的龍頭，正在冲洗着自己的泥刀，看見王高从那边磚墙垛子上走來，心里不禁高兴了：“哼，王高当真不是那种把眼睛搬到額角上去了的人。”

王高袒露着胸脯，倒提着泥刀，吹着口哨，走到唐成面前，

笑嘻嘻地說：“老兄，這些天怎麼樣？”

“還好。”唐成看了他一眼，又低頭去，一邊用破麻布揩着泥刀，一邊微笑着說：“總是挨着定額走哩！”

“質量呢，怎麼樣？”王高一邊問，一邊就睜大着一對黑亮的眼睛，望着牆上。

“質量嘛，明擺着啦！”唐成跟着王高，走近自己砌的一大片磚牆時，帶點自豪的口气說着。王高听了，“哼”了一聲，就用手摸着那些剛砌好的、還蒸發出濕氣的磚頭，不時用泥刀指着，心里暗暗吃驚起來：“嘿，憑眼睛真的看不出毛病來哩！”不過，他還是挑了幾塊磚頭，用泥刀點着說：“這磚凸了一點點，”“這磚略為進了一點點。”隨即又用泥刀敲了敲。唐成听得新牆發出咚咚的聲音，心里覺得很舒服。這樣檢查了一陣以後，王高露出一排整齊的牙齒笑着說：“好小伙子，我兩個月不在家，進步倒挺快呢！”唐成最怕听奉承話，因此感到有些別扭，厚厚的嘴唇抖動了一會，說：“沒什麼，差得遠呢！”

“好啦，回去吧！”王高說。將搭到眼角上的一綹頭髮，拂向腦後，就往回工棚的路上走去。

“還到你那邊看看吧！”唐成站着不動說。

“我自己看過啦！”王高皺了皺那雙濃黑的眉毛說。

“再仔細看看不好些嗎？”

“不必去看啦！”王高有點不耐煩的說，接着轉身就走，走了十多步，又回轉身，揮着手說：“我的事還多着呢！”立刻，就匆匆的走了。唐成呆呆的站着，在那圓圓的紫銅色的臉上，籠罩了一層驚訝的神色，看着朋友那寬大的、濺滿石灰點點的背影，低聲自語說：“真有點兒變啦！”於是，他想起王高沒有

去北京开会以前的情形來。

……有一天，王高对唐成說：“老唐，我們兩個來建立个制度好不好？”

“什么制度？”唐成問。

“檢查制度。”

“檢查制度要大家訂嘛，兩個人怎么行！”

“大家是大家的，我們是我們的。”王高比唐成高一些，就很自然的將左手搭在唐成的肩上，右手在空中劈着，說：“每天下班，我們兩個人在一起，先看看你砌的，再看看我砌的，有一点点小毛病都挑出來，好讓別人沒有二話說。行嗎？”

“那好呀，这样，更加可以保證質量呀！”唐成当时覺得这法子好，可以互相監督，就同意了。

兩個人在碾滿推土机履帶痕迹的地上走着，过了一陣，王高又拍着唐成的肩膀自詡地說：“当上了先進生產者的人，質量总是要数第一的哩！”

“当不上先進生產者的人，也得要保證質量呀！”唐成答道，这时王高却望着唐成不住地笑。

後來，王高和唐成，兩人每天就在一起，檢查起当天干的活計來。虽然王高好逞强，不服輸，可到底还是二十來歲的青年人，功夫沒到家，加以唐成給王高挑出來的毛病，又都是些明里的缺点，因此王高只在嘴上辯白几句，最后还是乐意的接受了。

有一次，唐成說王高砌的牆，有几处头縫(注)太大了，王高

注：头縫就是兩塊磚头相接的間隙。

隨即就用水泥砂漿填滿，唐成看見了，說填的不行，要重砌過，王高就不高興了，但是又怕別人發現了提意見，還是拆開來重砌了，只是心里有幾天怪不舒服吧了！過後，仍舊熱情地找唐成來檢查自己砌的。

可是，現在呢，從北京開完會回來以後，却是滿口“我自己看過啦！”“不必去看啦！”他幾個月沒有拿泥刀了，難道就真的不消別人再檢查了麼？難道當了先進生產者，就能算定自己萬無一失了麼？……

唐成心地老實，一時想不通這是什麼意思。

三

傍晚的風，已經疲倦了，不能括起地上的泥砂，只頻頻吹來石灰塘上有些刺鼻的潮濕空氣，和飯堂上邊喇叭吐出來的歌聲。

唐成沿着一排高聳的腳手架，一边走一邊想着：我還是去看看他砌的，那怕是一小點兒毛病，我也要指出來給他看，以前，我們做得對，消除了許多缺點，現在，他雖然當上了先進生產者，那就更要嚴格才好呀！

唐成走近王高的操作區，從那塊寫着“王高”兩字的小木牌〔注〕看來，他今天砌得比別人都要多。

唐成緊咬着嘴唇，一雙嚴肅的眼睛，象要鑒別珍珠和砂粒一樣，盯着每一塊磚頭。一会儿，他將臉貼在牆上，眯着一只眼睛，用另外一只眼睛掃射着牆壁；一会儿，他又掏出那把還

注：工地上實行挂牌制，在每人做的活計上，都挂上自己的名牌，以示負責。

粘着几点水泥漿的鋼卷尺，在牆上仔細的量着，并且顯出很吃力的样子，辨認着尺上的数目字。这样，一直把王高这天砌的磚牆都看完了，才回工棚去。晚飯后，他到宿舍里去找了王高，王高正吃完飯回來。还没有等他放好碗筷，唐成就說道：“王高，你砌的牆，我全都看了。”

“那有什么好看的!?”王高又在洗臉了，把手巾蒙着臉說。

“有几处头縫太大了。”唐成就在他旁边坐下，說。

“不会吧!”王高搖了搖頭，看也不看唐成一眼，就弯下腰去搓手巾。

“实在的，有个地方，还大到了五个厘米哩!”唐成說：“那应该注意呐。”

“几千塊磚头的活計，个把地方还能免得了?”王高說。

“三个米厘大的，还有七八处……”唐成看見有几个人走進宿舍來，就連忙住了嘴。王高这时一陣火辣起來，將水猛力地倒在地坪上，濺起了許多泥漿；臉上也現出了厭惡的神色。唐成覺得自己是片好心，就沒有疑忌这一些，等別的人走出去了以后，又繼續着說下去：“王高，我覺得当了先進生產者，就更要嚴格一点，人家都眼巴巴的望着你呀！要是自己粗心大意，留些二話給別人講，那不好……”王高听了，感到非常刺耳，連忙打断唐成的話，說：“今天晚上你們討論計劃嗎？時間快到啦！”

“我就去，我就去。我的話，你該留点心听呵!”唐成說着，就往自己工棚走去。

第二天，王高向自己砌的牆看了几眼，覺得比別人的高多了，看起來也滿漂亮的。唐成講的那几处头縫太大的地方，

在他看來，非常合适，要那么大才顯得好。不禁想起坐在北京體育館的大廳里時，聽見首長講的一些話來：“你們先進人物，是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骨幹力量。”“骨幹力量。”他微微笑了，一翻身奔上盤道，卷起袖子，揚起泥刀，四方的，紅色的磚塊，又在他的手心里跳動着。

這天下班以後，他沒有再到唐成那里去。他總覺得唐成沒有從前那麼老實了，忽然變得愛嘮叨了，分明沒有什麼毛病，他也要指手劃腳的。他想：“我挑了他幾點毛病，那倒不算什麼，我如今是個先進生產者啦，要是他隨便講了我幾句呢，那會降低我的威信呀！”因此，他決定自己不去挑剔唐成砌的磚牆了，這樣，料想唐成也不會來檢查自己砌的。一下班，他就雜在人羣中間，急忙的回去了，一連幾天，他都躲躲閃閃的不和唐成打照面。

可是，唐成還是那股楞勁，總想自己的朋友，倒底是個經驗還不多的人，加之越發疏忽起來，難免不出岔子。所以，他每天仍然跑去看看，要是沒有挑出什麼毛病，心里才會象放下了一塊石頭似的。

有一天，他看見五個厘米大的頭縫，有了三處，不禁吃了一驚：“王高怎麼這樣大意呢？”在回工棚的路上，老遠就聽見那個雀斑臉的小伙子向別人說：“……先進生產者……你看……頭縫里面簡直放得進拳頭呢？……”那人回頭看見唐成走近來，就連忙咳嗽了一聲，又說到天氣怎麼熱的上面去了。

唐成一边走，一邊盤算，一定要去找王高談一談。恰好，在工會辦公室的門口碰見了他。於是，唐成攔着他說：“王高，你砌的牆上，那頭縫……”王高一聽，皺着眉頭，說道：“等

一下，等一下。”轉身就往工会办公室里走去，过一会才出來招了一下手說：“我們正开会啦，那个，你不必提啦！”唐成对着那塊挂在工会門前的，寫着“××工地工会”字样的牌子，呆呆地望了半天，才回轉身走了。

在第一号宿舍里，他找到了工長。工長姓刘，是由一个老工人提拔起來的，从來重話都不講一句。听了唐成的話，吸了一口气說：“是呀，你的朋友实在是翹起尾巴來啦！昨天，我指給他看，說超过規定啦，他反說行，說他在北京看見过許多人砌高樓大廈，头縫和他的一样。老唐，叫我怎么好再开口呢？人家見的多呀！”

“不开口也不行呀，他沒达到我們工地的标准啦！”

“暂时对付着过去吧！往后慢慢劝說就是。”

“工長，那可不能对付过去。大家对这事也有意見，要是都学他一样，只圖一天多放上几塊磚，随便拉大头縫，質量不就会受影响嗎？”唐成說。

“是也是，最好你多說些吧，也許好朋友的話，他听得進耳一些哩！”工長苦笑了一声說。唐成只好出來，折身向团支部走去，心里想：應該尖銳一点給他提一提，要不，他真会出大漏洞的。

四

从現場回工棚的路上，中間有一塊用白鉄皮做頂篷的木牌子，一边貼着一張紅紙黃字的标語，寫着“爭取完成第一个五年計劃”；另一边貼的是青年監督崗出的閃电报。每天差不多都有一張閃电报糊上去，有黃紙的，有綠紙的，間常也有用

紅紙的。這些報，今天的壓着昨天的，綠紙的壓着黃紙的，以致使木牌這邊參差的留着各種顏色的紙邊。

這天，王高從現場回工棚去的時候，老遠就望見木牌前面圍着一堆人，心里暗暗好笑起來：“一定又是那個毛頭小伙子挨批評了。”走近點一看，圍的人真多呢，外邊站着的，都把手攔在前面的人的肩上，踮起腳，伸長脖子看着。並且聽見里面的人，七嘴八舌斷斷續續的談論着。

“說實話，我早就有意見啦！什麼先進……頭縫大得……”一個孩子聲氣的人在說。

“人家可不簡單，……工長……团支部書記……他都不聽呢……”另一個重濁的聲音說。

“唐成……他要講……或許……會聽呢！”

“呵哈……早就不把他放在眼里啦……還……”

等到王高走攔去時，他看見有人用拳頭向里面戳了一把，立刻，談話聲停止了，有些人還從側邊溜開去了。王高起先踮起腳，憑他个子高，一眼就看見“閃電”那兩個斗大的字，字的下面，還畫着粗粗的三條波浪式的綫呢。他立刻吃了一驚，怕是自己看錯了，忙用工裝的袖子揩了揩眼睛，豎起眉毛，再仔細一看，“閃電”下面一排字，分明是這樣寫的：“來看王高的頭縫。”他臉上唰的一下通紅了，好像背後有幾千隻手指着，幾千雙眼睛盯着似的，不敢回頭望望，也沒有心思再細看底下的字，只看見字的旁邊，有一大幅畫，畫的是兩塊磚頭相接的地方，站着一個尖瘦臉的人。這時，王高猛一回身，從這裡往現場奔去……

“王高，王高，”唐成看見了，就跟在後邊喊着。王高沒有



答应，只是將脚步放慢了一些。唐成跑过来，挨着王高的肩膀，两个人慢慢地向現場走去。唐成看見朋友那尖尖的臉上，罩着一層灰白的憂郁的神色；太陽穴上的青筋，也激动得痙攣似的跳动着。心里不禁又有些难过起来，一时反而找不出什么話來說了。

两个人默默地走到王高的工作区里，看着那一派磚墙，在夕陽里閃耀着金光。忽然，唐成指着一处，說：“你看这个头縫，实在是大了一点。”王高跟着望去，目光在那里停留了半天，才慢吞吞的說：“不顯得大嘛！”唐成立刻掏出鋼卷尺來，

又搬了兩塊磚頭，靠牆腳墊着，然後站上去，仔細的量了一陣，用手指掐着鋼卷尺，送到王高的面前說：“是五個厘米吧，沒有量錯吧，超過標準一倍呢。”

王高低頭看了一會兒，沒有做聲，又轉身對着磚牆，呆呆的望着。唐成望了他一眼，輕聲地說：“王高，你呀，從北京回來以後，心眼里就被‘光榮’兩個字塞得滿滿的了，一点点水都潑不進去了。你總以為自己隨便怎麼做，也一定是对的，別人說的半句話，也聽不進耳了。”唐成看見王高仍然筆直的站着，沒有做聲，就笑着拍了他一下肩膀，說：“是嗎？‘缺點’這東西，就鑽上了這個空子啦！”

王高听了，回過頭來望着唐成，遇着唐成那誠懇的和善的目光以後，就微微地笑了，長長地吐了一口氣；唐成也微微地笑了，抓着王高的手。

夕陽將他們的影子，映在地面上，一直伸向遙遠的地方，沒入在那層層的建筑架里去了。……

1956年8月北京。

突击队员之間

当当的下班鐘声，穿过一層層高大的脚手架，掠过綠色帆布的机器棚頂，有節奏的，响亮的送到每个角落。于是，工地上的人們，开始騷动起来：有的直了直腰杆，拾掇着工具；有的一边走，一边談笑着；也有的走了好远，还回过头來，看看自己親手建筑起來的，一天比一天高大了的建筑物。

石工青年突击队里的周有恆，走在頂后，就好象做了一件見不得人的事情一样。把那方方的下巴，貼在寬厚結实的胸脯上；手里拿着的鉄鉗和鉄錘，就好比捏着兩個紅炭团一样，怎么放也不合适。虽然，沒有一个人和他說話，也沒有人看着他，但他总觉得有人指着他的背，在議論着說：“怎么样？在突击队里生了根的優勝紅旗，也有被拔走的一天啦！”

李林山石工青年突击队，是去年夏天成立的，十二个人中，就有八个是青年团员。干起活來，好比馬駒子发了兴一样，兴高采烈的，不論在多、快、好、省那一方面，都是走在前头。这样，一連三个季度來，優勝紅旗月月都評在他們队里。每天，都是小周当旗手，他把小鉄錘和小鉄鉗，倒插在麻布工作服胸前的口袋里，吹着口哨，举着紅旗，走在隊伍的最前面。上班下班，誰不羨慕的望着他們呢！工地主任也好，公司經理也好，一下現場，总是在突击队工作的地段上，來得勤，待得久的。小周常常看到張主任那炯炯发光的眼睛，总是望着自己，好象